

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点校本

金圣叹评本

〔明〕施耐庵 著

〔清〕金圣叹 评

水滸傳

全叁册（第貳册）



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点校本

金圣叹评本

〔明〕施耐庵 著

〔清〕金圣叹 评

水滸傳

全叁册（第貳册）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水浒传》金圣叹评本/(明)施耐庵著;(清)金圣叹评.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10

ISBN 978-7-5321-4605-5

I. ①水… II. ①施…②金…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明代

IV. ①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16664 号

责任编辑:秦 静

封面设计:王志伟

《水浒传》金圣叹评本(全三册)

(明)施耐庵 著 (清)金圣叹 评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鸿建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8 印张 392/3 插页 6 字数 809,000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605-5/I·3586 定价:85.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9211091

目 录

楔子	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	1
第一回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	12
第二回	史大郎夜走华阴县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29
第三回	赵员外重修文殊院	鲁智深大闹五台山	39
第四回	小霸王醉入销金帐	花和尚大闹桃花村	54
第五回	九纹龙剪径赤松林	鲁智深火烧瓦官寺	64
第六回	花和尚倒拔垂杨柳	豹子头误入白虎堂	75
第七回	林教头刺配沧州道	鲁智深大闹野猪林	84
第八回	柴进门招天下客	林冲棒打洪教头	90
第九回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陆虞候火烧草料场	100
第十回	朱贵水亭施号箭	林冲雪夜上梁山	109
第十一回	梁山泊林冲落草	汴京城杨志卖刀	116
第十二回	青面兽北京斗武	急先锋东郭争功	124
第十三回	赤发鬼醉卧灵官殿	晁天王认义东溪村	132
第十四回	吴学究说三阮撞筹	公孙胜应七星聚义	139
第十五回	扬志押送金银担	吴用智取生辰纲	148
第十六回	花和尚单打二龙山	青面兽双夺宝珠寺	159
第十七回	美髯公智稳插翅虎	宋公明私放晁天王	170
第十八回	林冲水寨大并火	晁盖梁山小夺泊	179
第十九回	梁山泊义士尊晁盖	郓城县月夜走刘唐	190
第二十回	虔婆醉打唐牛儿	宋江怒杀阎婆惜	201
第二十一回	阎婆大闹郓城县	朱仝义释宋公明	212
第二十二回	横海郡柴进留宾	景阳冈武松打虎	220
第二十三回	王婆贪贿说风情	郓哥不忿闹茶肆	229
第二十四回	王婆计啜西门庆	淫妇药鸩武大郎	251
第二十五回	偷骨殖何九送丧	供人头武二设祭	258
第二十六回	母药叉孟州道卖人肉	武都头十字坡遇张青	272
第二十七回	武松威震安平寨	施恩义夺快活林	279
第二十八回	施恩重霸孟州道	武松醉打蒋门神	288
第二十九回	施恩三人死囚牢	武松大闹飞云浦	296
第三十回	张都监血溅鸳鸯楼	武行者夜走蜈蚣岭	305
第三十一回	武行者醉打孔亮	锦毛虎义释宋江	315



第三十二回	宋江夜看小鳌山	花荣大闹清风寨	328
第三十三回	镇三山大闹青州道	霹雳火夜走瓦砾场	336
第三十四回	石将军村店寄书	小李广梁山射雁	345
第三十五回	梁山泊吴用举戴宗	揭阳岭宋江逢李俊	355
第三十六回	没遮拦追赶及时雨	船火儿夜闹浔阳江	363
第三十七回	及时雨会神行太保	黑旋风斗浪里白条	374
第三十八回	浔阳楼宋江吟反诗	梁山泊戴宗传假信	385
第三十九回	梁山泊好汉劫法场	白龙庙英雄小聚义	397
第四十回	宋江智取无为军	张顺活捉黄文炳	405
第四十一回	还道村受三卷天书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	416
第四十二回	假李逵剪径劫单身	黑旋风沂岭杀四虎	426
第四十三回	锦豹子小径逢戴宗	病关索长街遇石秀	440
第四十四回	杨雄醉骂潘巧云	石秀智杀裴如海	450
第四十五回	病关索大闹翠屏山	拚命三火烧祝家店	462
第四十六回	扑天雕两修生死书	宋公明一打祝家庄	471
第四十七回	一丈青单捉王矮虎	宋公明两打祝家庄	481
第四十八回	解珍解宝双越狱	孙立孙新大劫牢	488
第四十九回	吴学究双掌连环计	宋公明三打祝家庄	497
第五十回	插翅虎枷打白秀英	美髯公误失小衙内	505
第五十一回	李逵打死殷天锡	柴进失陷高唐州	516
第五十二回	戴宗二取公孙胜	李逵独劈罗真人	526
第五十三回	入云龙斗法破高廉	黑旋风下井救柴进	538
第五十四回	高太尉大兴三路兵	呼延灼摆布连环马	547
第五十五回	吴用使时迁偷甲	汤隆赚徐宁上山	555
第五十六回	徐宁教使钩镰枪	宋江大破连环马	566
第五十七回	三山聚义打青州	众虎同心归水泊	575
第五十八回	吴用赚金铃吊挂	宋江闹西岳华山	584
第五十九回	公孙胜芒碭山降魔	晁天王曾头市中箭	592
第六十回	吴用智赚玉麒麟	张顺夜闹金沙渡	601
第六十一回	放冷箭燕青救主	劫法场石秀跳楼	612
第六十二回	宋江兵打大名城	关胜议取梁山泊	625
第六十三回	呼延灼月夜赚关胜	宋公明雪天擒索超	632

- 第六十四回 托塔天王梦中显圣 浪里白条水上报冤·····639
- 第六十五回 时迁火烧翠云楼 吴用智取大名府·····648
- 第六十六回 宋江赏马步三军 关胜降水火二将·····656
- 第六十七回 宋公明夜打曾头市 卢俊义活捉史文恭·····665
- 第六十八回 东平府误陷九纹龙 宋公明义释双枪将·····675
- 第六十九回 没羽箭飞石打英雄 宋公明弃粮擒壮士·····682
- 第七十回 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惊恶梦·····688



【写武二视兄如父，此自是豪杰至性，实有大过人者。乃吾正不难于武二之视兄如父，而独难于武大之视二如子也。曰：嗟乎！兄弟之际，至于今日，尚忍言哉？一坏于干粮相争，阍墙莫劝；再坏于高谈天显，矜饰虚文。盖一坏于小人，而再坏于君子也。夫坏于小人，其失也鄙，犹可救也；坏于君子，其失也诈，不可救也。坏于小人，其失也鄙，其内即甚鄙，而其外未至于诈，是犹可以圣王之教教之者也；坏于君子，其失也诈，其外既甚诈，而其内又不免于甚鄙，是终不可以圣王之教教之者也。故夫武二之视兄如父，是学问之入人之事也；若武大之视二如子，是天性之入人之事也。由学问而得如武二之事兄者以事兄，是犹夫人之能事也；由天性而欲如武大之爱弟者以爱弟，是非夫人之能事也。作者写武二以救小人之鄙，写武大以救君子之诈。夫亦曰：兄之与弟，虽二人也；揆厥初生，则一本也。一本之事，天性之事也，学问其不必也。不得已而不废学问，此自为小人言之，若君子，其亦勉勉于天性可也。

上篇写武二遇虎，真乃山摇地撼，使人毛发倒卓。忽然接入此篇，写武二遇嫂，真又柳丝花朵，使人心魂荡漾也。吾尝见舞榭之后，便欲搦管临文，则殊苦手颤；铙吹之后，便欲洞箫清嘒，则殊苦耳鸣；驰骑之后，便欲入班拜舞，则殊苦喘息；骂座之后，便欲举唱梵呗，则殊苦喉燥。何耐庵偏能接笔而出，吓时便吓杀人，愁时便愁杀人，并无上四者之苦也！

写西门庆接连数番趲转，妙于叠，妙于换，妙于热，妙于冷，妙于宽，妙于紧，妙于琐碎，妙于影借，妙于忽迎，妙于忽闪，妙于有波掇，妙于无意思：真是一篇花团锦簇文字。

写王婆定计，只是数语可了，看他偏能一波一掇，一吐一吞，随心恣意，排出十分光来。于十分光前，偏又能随心恣意，先排出五件事来。真所谓其才如海，笔墨之气，潮起潮落者也。

通篇写西门爱奸，却又处处插入虔婆爱钞，描画小人共为一事，而各为其私，真乃可丑可笑。吾尝晨起开户，窃怪行路之人纷若驰马，意彼万万人中，乃至必无一人心头无事者。今读此篇而失笑也。】

话说当日武都头回转身来看见那人，扑翻身便拜。奇。那人原来不是别人，正是武松的嫡亲哥哥武大郎。武松拜罢，说道：“一年有馀不见哥哥，如何却在这里？”此句在后想你文中，不答而答。武大道：“二哥，你去了许多时，如何不寄封书来与我？我又怨你，句。又想你，句。”○六个字赅括全部《北西厢记》。武大口中有此妙句。○想伊已自不能闲，又那得工夫怨你，可为武大作一转句。武松道：“哥哥如何



是怨我想我？”武大道：“我怨你时，当初你在清河县里，要便吃酒醉了，和人相打，时常吃官司，教我要便随衙听候，不曾有一个月净办^[1]，常教我受苦，这个便是怨你处。此一段矣。想你时，我近来取得一个老小，清河县人不怯气，都来相欺负，没人做主；你在家时，谁敢来放个屁？我如今在那里安不得身，只得搬来这里赁房居住，因此便是想你处。”此一段主。○凭空结撰出一外搬来的缘故，不意后来变出无数奇观，咄咄怪事也。

看官听说：原来武大与武松是一母所生两个。武松身長八尺，一貌堂堂，浑身上下有千百斤气力；不恁地，如何打得那个猛虎？笔头有舌。这武大郎身不满五尺，面目丑陋，头脑可笑；只须四字已活画出。清河县人见他生得短矮，起他一个诨名，叫做“三寸丁穀树皮”^[2]。

那清河县里有一个大户人家，有个使女，可见来历不正。娘家姓潘，姓潘妙，后又有姓潘人作对。小名唤做金莲；“金莲”二字藏下在此，为武松一篇大文十来卷书锁钥。年方二十馀岁，颇有些颜色。因为那个大户要缠他，这女使只是去告主人婆，意下不肯依从。那个大户以此记恨于心，不写作主母捻酸者，便于白与武大也。良工心苦，谁能知之？却倒赔些房奩，不要武大一文钱，白白地嫁与他。不因此句，武大又那讨钱来？自从武大娶得那妇人之后，清河县里有几个奸诈的浮浪子弟们，却来他家里薙恼。原来这妇人见武大身材短矮，人物猥獩^[3]，不会风流；他倒无般不好，为头的爱偷汉子。那武大是个懦弱本分人，被这一班人不时间在门前叫道：“好一块羊肉，倒落在狗口里！”因此，武大在清河县住不牢，搬来这阳谷县紫石街赁房居住，每日仍旧挑卖炊饼^[4]。仍旧妙，一似已说过者。

此日，正在县前做买卖，当下见了武松，武大道：“兄弟，我前日在街上听得人沸沸地说道：‘景阳冈上一个打虎的壮士，姓武，县里知县参他做个都头。’我也八分猜道是你，原来今日才得撞见。我且不做买卖，一同和你家去。”武松道：“哥哥，家在那里？”武大用手指道：“只在前面紫石街便是。”武松替武大挑了担儿，极表武二。武大引着武松，转湾抹角，一径望紫石街来。

转过两个湾，来到一个茶坊间壁，倒插而下，即岳庙间壁菜园一样文法。武大叫一声：“大嫂开门。”只见帘子开处，帘子一。○一路便勤叙帘子。一个妇人出到帘子下，帘子二。应道：

“大哥，怎地半蚤便归？”武大道：“你的叔叔四字不雅驯，然小家恒有之，却正用在此处，妙绝。在这里，且来厮见。”武大郎接了担儿入去。便出来道：“二哥，入屋里来和你嫂嫂相见。”武松揭起帘子，入进里面，与那妇人相见。武大说道：“大嫂，原来景阳冈上打死大虫新充做都头的正是我这兄弟。”见夫妇两个念诵已非一日。那妇人叉手向前道：“叔叔万

[1] 净办：清静，安定不烦。

[2] 穀树皮：穀树的树皮黑而粗糙，以形容武大“面目丑陋”。

[3] 猥獩：指容貌、举止丑陋难看或庸俗拘束。

[4] 炊饼：蒸饼。



福。”叔叔一。○凡叫过三十九遍叔叔，忽然改作你字，真欲绝倒人也。武松道：“嫂嫂请坐。”武松当下推金山，倒玉柱，纳头便拜。极表武二。那妇人向前扶住武松，道：“叔叔，叔叔二。折杀奴家！”武松道：“嫂嫂受礼。”那妇人道：“奴家听得间壁王干娘说，亦倒插入。有个打虎的好汉迎到县前来，要奴家同去看一看。不想去得迟了，赶不上，不曾看见。可见不是不出闺门妇人。原来却是叔叔。叔叔三。且请叔叔到楼上去坐。”叔叔四。三个人同到楼上坐了。那妇人看着武大，道：“我陪侍着叔叔坐地，你去安排些酒食来管待叔叔。”两句二十字，却字字绝倒。○叔叔五，叔叔六。武大应道：“最好。二哥，你且坐一坐，我便来也。”武大下楼去了。

那妇人在楼上看了武松这表人物，自心里寻思道：“武松与他是嫡亲一母兄弟，他又生的这般长大。我嫁得这等一个，也不枉了为人一世！你看我那三寸丁，八分人，七分似鬼，我直恁地晦气！据着武松，大虫也吃他打倒了，他必然好气力。便想到他好气力，绝倒。说他又未曾婚娶，何不叫他搬来我家里住？二语连说，绝倒。不想这段姻缘却在这里。”那妇人脸上堆下笑来，问武松道：“叔叔，叔叔七。来这里几日了？”闲闲而起。武松答道：“到此间十数日了。”妇人道：“叔叔，叔叔八。在那里安歇？”渐来。武松道：“胡乱权在县衙里安歇。”那妇人道：“叔叔，叔叔九。恁地时却不便当。”渐来。武松道：“独自一身，容易料理。蚤晚自有土兵伏侍。”妇人道：“那等人伏侍叔叔，叔叔十。怎地顾管得到？何不搬来一家里住？蚤晚要些汤水吃时，奴家亲自安排与叔叔吃，叔叔十一。不强似这伙腌臢人？叔叔便吃口清汤也放心得下。”辞令妙品。○叔叔十二。武松道：“深谢嫂嫂。”以上作一节。那妇人道：“莫不别处有娣娣？可取来厮会也好。”此下三节，自作一节。○承上叔叔搬来，急插入一句去：若有娣娣，亦可取来。不重娣娣有无，只图以“娣娣”二字，挑逗武二心动也。武松道：“武二并不曾婚娶。”妇人又问道：“叔叔，叔叔十三。青春多少？”急承上不曾婚娶，即接过云：青春多少？意谓岂可许大犹未近妇人耶？两句极似不相连属，逐件自问者，而独能令武二之心油然而动，真妙笔也。武松道：“武二二十五岁。”那妇人道：“长奴三岁。第一答并未婚娶，第二答已二十五岁矣。料定武二两语出口处，必已心动，便应声折到自己身上来，将叔叔二人，并作四字，更无丝毫分得开去，灵心妙笔，一至于此。说至此四字，已是深谈矣，便只此一顿顿住，下别漾开去，再说闲话，妙绝。叔叔，今番从那里来？”又闲闲而起。○叔叔十四。武松道：“在沧州住了一年有馀，只想哥哥在清河县住，不想却搬在这里。”那妇人道：“一言难尽！自从嫁得你哥哥，吃他忒善了，被人欺负；清河县里住不得，搬来这里。若得叔叔这般雄壮，谁敢道个‘不’字？”忽然斜穿去，表出心中相爱来。○叔叔十五。○用新妇得配参军故事。武松道：“家兄从来本分，不似武二撒泼。”那妇人笑道：“怎地这般颠倒说！常言道：‘人无刚骨，安身不牢。’奴家平生快性，看得这般‘三答不回头，四答和身转’的人。”忽然又表出自己与武二一合相处来。○又作一节。武松道：“家兄却不到得惹事，要嫂嫂忧心。”



正在楼上说话未了，武大买了些酒肉果品归来，放在厨下，走上楼来，叫道：“大嫂，你下来安排。”那妇人应道：“你看那不晓事的！叔叔在这里坐地，却教我撇了下来！”绝倒。○你看那不晓事嫂嫂，叔叔在这里坐地，却不肯撇了下来。○叔叔十六。【眉批】一路叔叔之声多于嫂嫂，读之真欲绝倒。武松道：“嫂嫂请自便。”那妇人道：“何不去叫间壁王干娘安排便了，又倒插出王干娘来。只是这般不见便！”武大自去央了间壁王婆安排端正了，都搬上楼来，摆在桌子上，无非是些鱼肉果菜之类，随即烫酒上来。武大叫妇人坐了主位，武松对席，武大打横^[1]。坐得绝倒。○只一坐法，写武大浑沌，武二直性，妇人心邪，色色都有。三个人坐下，武大筛酒在各人面前。那妇人拿起酒来，道：“叔叔，叔叔十七。休怪没甚管待，请酒一杯。”武松道：“感谢嫂嫂。休这般说。”武大只顾上下筛酒烫酒，那里来管别事？那妇人笑容可掬，满口儿道：“叔叔，叔叔十八。怎地鱼和肉也不吃一块儿？”拣好的递将过来。武松是个直性的汉子，只把做亲嫂嫂相待。断一句。谁知那妇人是个使女出身，惯会小意儿^[2]。断一句。武大又是个善弱的人，那里会管待人？也断一句。

那妇人吃了几杯酒，一双眼只看着武松的身上。武松吃他看不过，只低了头不恁么理会。真好武松。○“不恁么理会”五字，传出圣贤心性来，便觉“禅心已作沾泥絮，不逐东风上下狂”二语之未能具足受持不淫戒也。当日吃了十数杯酒，武松便起身。武大道：“二哥，再吃几杯了去。”武松道：“只好恁地，却又来望哥哥。”都送下楼来。那妇人道：“叔叔，叔叔十九。是必搬来家里住；一句。○看他临出门时数语急拍。若是叔叔不搬来时，教我两口子吃别人笑话。二句。○叔叔二十。亲兄弟难比别人。三句。大哥，你便打点一间房请叔叔来家里过活，四句。○叔叔二十一。休教邻舍街坊道个不是。”五句。○看他一刻上说两遍，绝倒。○邻舍街坊伏后。武大道：“大嫂说得是。二哥，你便搬来，也教我争口气。”武松道：“既是哥哥嫂嫂恁地说时，今晚有些行李便取了来。”那妇人道：“叔叔，叔叔二十二。是必记心，奴这里专望。”绝倒，何劳嫂嫂。

武松别了哥嫂，离了紫石街，径投县里来，正值知县在厅上坐衙。武松上厅来禀道：“武松有个亲兄搬在紫石街居住，武松欲就家里宿歇，蚤晚衙门中听候使唤。不敢擅去，请恩相钧旨。”知县道：“这是孝悌的勾当，说出此二字，不愧进士出身。我如何阻你？你可每日来县里伺候。”武松谢了，收拾行李铺盖。有那新制的衣服点逗宋江、柴进。并前者赏赐的物件，点逗打虎。叫个士兵挑了，武松引到哥哥家里。那妇人见了，却比半夜里拾金宝的一般欢喜，堆下笑来。武大叫个木匠，就楼下整了一间房，铺下一张床，里面放一条桌子，伏。安两个杌子^[3]，伏。一个火炉。伏。○此非止是应用物件也。若止是应用物件，则便总写一句，

[1] 打横：围着方桌入座时坐在横边。

[2] 小意儿：用温顺态度或赠送财物献殷勤。

[3] 杌子：小凳子。





云一应物件齐整，自不必说矣，今偏要逐项细开，便要读者认得武二房里如此铺设，后来便好看他行立坐起，色色亲见也。武松先把行李安顿了，分付土兵自回去，当晚就哥嫂家里歇卧。

次日蚤起，那妇人慌忙起来烧洗面汤，舀漱口水，于纤琐处写出。叫武松洗漱了口面，裹了巾帨，出门去县里画卯。那妇人道：“叔叔，叔叔二十三。画了卯，蚤些个归来吃饭，休去别处吃。”武松道：“便来也。”径去县里画了卯，伺候了一蚤晨，回到家里。那妇人洗手剔甲，四字纤琐入妙。齐齐整整，安排下饭食。三口儿共桌儿吃，武松吃了饭，那妇人双手捧一盏茶递与武松吃。武松道：“教嫂嫂生受，武松寝食不安。县里拨一个土兵来使唤。”那妇人连声叫道：老大不便，故用连声。“叔叔，叔叔二十四。却怎地这般见外？自家的骨肉，又不伏侍了别人。便拨一个土兵来使用，这厮上锅上灶也不干净，奴眼里也看不得这些人。”绝之。武松道：“恁地时，却生受嫂嫂。”

话休絮烦。自从武松搬将家里来，取些银子与武大，教买饼馓茶果，请邻舍吃茶。众邻舍斗分子来与武松人情^[1]，武大又安排了回席，又先倒插下邻舍。○他日灵山一会，俨然未散，只少却武大耳。都不在话下。过了数日，武松取出一匹彩色段子与嫂嫂做衣裳。两耀得妙，真是妙笔。那妇人笑嘻嘻道：“叔叔，叔叔二十五。如何使得？何故使不得？——既然叔叔把与奴家，不敢推辞，只得接了。”叔叔二十六。○零星拉杂，叙事真与史公无二。武松自此只在哥哥家里宿歇。武大依前上街挑卖炊饼。武松每日自去县里画卯，承应差使。不论归迟归蚤，那妇人顿羹顿饭，欢天喜地，伏侍武松，武松倒过意不去。省，又有笔力。那妇人常把些言语来撩拨他，武松是个硬心直汉，却不见怪。不见好，是丈夫，不见怪，是圣贤矣。极写武二过人。

有话即长，无话即短。不觉过了一月有馀，看看是十二月天气。连日朔风紧起，四下里彤云密布，又蚤纷纷扬扬飞下一天大雪来。当日那雪直下到一更天气不止。次日，武松清蚤出去县里画卯，直到日中未归。武大被这妇人赶出去做买卖，绝倒。○先已清官除道矣。央及间壁王婆又倒插出王婆。买下些酒肉之类，去武松房里簇了一盆炭火，火盆此处出现。心里自想道：“我今日着实撩斗他一撩斗^[2]，不信他不动情。”【眉批】妇人勾搭武二作一篇文字读。那妇人独自一个冷冷清清立在帘儿下等着，帘子三。只见武松踏着那乱琼碎玉归来。那妇人揭起帘子，帘子四。陪着笑脸迎接道：“叔叔，寒冷？”叔叔二十七。武松道：“感谢嫂嫂忧念。”入得门来，便把毡笠儿除将下来。那妇人双手去接。绝倒。武松道：“不劳嫂嫂生受。”自把雪来拂了，挂在壁上；如画。解了腰里缠带，脱了身上鹦哥绿绞丝衲袄，入房里搭了。如画。○又不一齐脱卸，必留油靴在后文者，非中间有停歇也。武二自一边忙忙脱换，妇人自一边赶着说话，于是遂生出已下三行文来，实则搭了棉袄便脱油靴，并未常有停手处也。

那妇人便道：“奴等一蚤起。叔叔，叔叔二十八。怎地不归来吃蚤饭？”武松道：“便

[1] 斗分子：每人出一份钱凑起来办一件事。

[2] 撩斗：挑动，挑逗。

是县里一个相识请吃蚤饭，却才又有一个作杯^[1]，我不奈烦，一直走到家里来。”那妇人道：“恁地，叔叔，向火。”叔叔二十九。武松道：“好。”句。便脱了油靴，换了一双袜子，穿了暖鞋；如画。掇个杌子，一个杌子出现。自近火边坐地。那妇人把前门上了拴，绝倒。后门也关了，绝倒。○俗笔便竟撒酒来矣，此偏于撒酒先，着此两句，写出淫妇一腔心事。○又倒插出后门来，妙绝。却搬些按酒果品菜蔬入武松房里来，摆在桌子上。桌子出现。

武松问道：“哥哥那里去未归？”妇人道：“你哥哥每日自出去做买卖，我和叔叔自饮三杯。”叔叔中间用一“和”字，真欲绝倒。○叔叔三十。武松道：“一发等哥哥家来吃。”妇人道：“那里等得他来？一句。等他不得！”二句。○只是一句，颠倒写作二句，写尽心忙口乱。说犹未了，蚤暖了一注子酒来。武松道：“嫂嫂坐地，等武二去烫酒正当。”妇人道：“叔叔，叔叔三十一。你自便。”那妇人也掇个杌子近火边坐了。第二个杌子出现。○如画。火头边桌儿上摆着杯盘。那妇人拿盏酒，擎在手里，看着武松道：“叔叔，叔叔三十二。满饮此杯。”闲闲而起。武松接过来，一饮而尽。真好武二。○写武二饮酒处，特有神威。那妇人又筛一杯酒来，说道：“天色寒冷，叔叔，叔叔三十三。饮个成双杯儿。”真好淫妇，辞令妙品。武松道：“嫂嫂自便。”接来又一饮而尽。真好武二。武松却筛一杯酒递与那妇人吃。又两耀。妇人接过酒来吃了，却拿注子再斟酒来，放在武松面前。

那妇人将酥胸微露，云鬓半亸^[2]，脸上堆着笑容，说道：“我听得一个闲人说道：叔叔在县前东街上养着一个唱的。敢端的有这话么？”闲人者，何人也？叔叔养唱，嫂嫂却知，又是闲人说来，绝倒人也。○叔叔三十四。武松道：“嫂嫂休听外人胡说，武二从来不是这等人。”写武二答语处，都有神威。妇人道：“我不信，三字绝倒。○尔固嫂嫂也，信即奈何，不信又奈何哉？只怕叔叔口头不似心头。”何劳嫂嫂害怕，绝倒。○叔叔三十五。武松道：“嫂嫂不信时，只问哥哥。”今日之叙，独不可使哥哥闻耳。一直提出四字，写尽神威。那妇人道：“他晓得甚么？晓得这等事时，不卖炊饼了。真好淫妇，字字飞鸾走凤。○这些事，何事也？叔叔私商，绝倒人也。叔叔，且请一杯。”又顿一顿。○叔叔三十六。连筛了三四杯酒饮了。那妇人也有三杯酒落肚，哄动春心，那里按纳得住？只管把闲话来说。武松也知了四五分，自家只把头来低了。知了四五分，只把头低了。○可知以上已有二三分不自在矣。

那妇人起身去烫酒。武松自在房里拿起火箸簇火。写出不快。那妇人暖了一注子酒，来到房里，一只手拿着注子，一只手便去武松肩胛上只一捏，写淫妇便是活淫妇。说道：“叔叔，叔叔三十七。只穿这些衣裳，不冷？”不审如何便热？武松已自有六七分不快意，也不应他。六七分不快，只不应他。那妇人见他不应，劈手便来夺火箸，口里道：“叔叔不会簇火，我与叔叔拨火，只要似火盆常热便好。”叔叔三十八。叔叔三十九。武松有八九分焦躁，只不

[1] 作杯：谓摆酒请客。

[2] 亸：下垂。





做声。八九分焦躁，只不做声。○可知已下是十分震怒也。那妇人欲心似火，不看武松焦躁，便放了火箸，却筛一盏酒来，自呷了一口，剩了大半盏，看着武松，道：“你若有心，吃我这半盏儿残酒。”写淫妇便是活淫妇。○以上凡叫过三十九个叔叔，至此忽然换作一“你”字，妙心妙笔。武松劈手夺来，泼在地下，神威。说道：“嫂嫂！潘失嫂嫂之道矣，又称嫂嫂者何？尊之也。何尊乎嫂嫂？尊之所以愧之也。尊之所以愧之奈何？彼固昵之，我固尊之，彼或怵然于我之尊之，当怵然于己之昵之也。君子修春秋，莫先于正名分，亦为此也。休要恁地不识羞耻！”只一句骂杀千古，武二真正神威。把手只一推，争些儿把那妇人推一交。武松睁起眼来道：“武二是个顶天立地、擒齿戴发男子汉^[1]，字字响。不是那等败坏风俗没人伦的猪狗！字字响。嫂嫂再叫一声。休要这般不识廉耻！再申一句。倘有些风吹草动，直算到底，写尽武二神威。武二眼里认得是嫂嫂，拳头却不认得是嫂嫂！奇绝之文。○自有嫂嫂二字以来，未经用作如此句法，真乃嫂嫂扫地矣。再来，休要恁地！”数语极表武二神威。那妇人通红了脸，便掇开了杌子，绝倒。口里说道：“我自作乐耍子，不直得便当真起来！好不识人敬重！”搬了盏碟自向厨下去了。武松自在房里气忿忿地。

天色却蚤未牌时分，武大挑了担儿归来【眉批】武大归来，两边按留不住，另作一篇小文读。推门，那妇人慌忙开门。武大进来歇了担儿，随到厨下，见老婆双眼哭得红红的。武大道：“你和谁闹来？”那妇人道：“都是你不争气，教外人来欺负我？”既是外人，如何又叫他三十九遍叔叔。武大道：“谁人敢来欺负你！”妇人道：“情知是谁！争奈武二那厮，我见他大雪里归来，连忙安排酒请他吃；他见前后没人，便把言语来调戏我！”武大道：“我的兄弟不是这等人，从来老实。方才说只问哥哥，今果然也。休要高做声，吃邻舍家笑话。”武大撇了老婆，来到武松房里，叫道：“二哥，你不曾吃点心，我和你吃些个。”

武松只不做声，一歇。寻思了半晌，又一歇。○二句不得连气读下。再脱了丝鞋，依旧穿上油膀鞋，着了上盖，带上毡笠儿，前脱时从上而下，今着时从下而上。一头系缠袋，一面出门。活画，画亦画不出。武大叫道：“二哥，那里去？”也不应，一直地只顾去了。瞥然去了。武大回到厨下来问老婆道：“我叫他又不应，只顾望县前这条路走了去，十一字活画出呆子来。正是不知怎地了！”那妇人骂道：“糊突桶！有甚么难见处？那厮着了，没脸儿见你，走了出去！我也不再许你留这厮在家里宿歇！”那厮这厮，即叔叔也。武大道：“他搬出去，须吃别人笑话。”那妇人道：“混沌魍魉！他来调戏我，倒不吃别人笑！你要便自和他道话，我却做不得这样的人！你还了我一纸休书来，你自留他便了！”武大那里敢再开口？活武大。○与后句照耀看。

正在家中两口儿絮聒，只见武松引了一个土兵，拿着条匾担，径来房里瞥然又来。收拾了行李，便出门去。瞥然又去。武大赶出来叫道：“二哥，做甚么便搬了去？”武松道：

[1] 擒齿戴发：形容男子汉的豪迈气概。

“哥哥，不要问；说起来，装你的幌子^[1]。你只由我自去便了。”武大那里敢再开口？活武大。○两句照耀，故妙。由武松搬了去。那妇人在里面喃喃呐呐的骂道：“却也好！三字起得声态俱有，活画出淫妇情性来，正不知耐庵如何算出。人只道一个亲兄弟做都头，怎地养活了哥嫂，却不知反过来嚼咬人！正是‘花木瓜，空好看’！你搬了去，倒谢天谢地，且得冤家离眼前！”如闻其声。武大见老婆这等骂，正不知怎地，心中只是咄咄不乐^[2]，放他不下。活武大，又好武大，读之不觉悲从中来。○嗟乎！世人读《诗》而不废《棠棣》之篇，彼固无所感于中也，岂不痛哉！

自从武松搬了去县衙里宿歇，武大自依然每日上街，挑卖炊饼。本待要去县里寻兄弟说话，却被这婆娘千叮万嘱分付，教不要去兜揽他；因此，武大不敢去寻武松。按下，妙手。

捻指间，岁月如流，不觉雪晴。过了十数日，却说本县知县自到任已来，却得二年半多了，赚得好些金银，此句不算调侃，正算作通病矣。欲待要使人送上东京去，与亲眷处收贮使用，谋个升转；却怕路上被人劫了去，须得一个有本事的心腹人去便好；猛可想起武松来，“须是此人可去。有这等英雄了得！”当日便唤武松到衙内商议道：“我有一个亲戚在东京城里住，欲要送一担礼物去，就捎封书问安则个。只恐途中不好行，须是得你这等英雄好汉方去得。你可休辞辛苦，与我去走一遭。回来我自重重赏你。”武松应道：

“小人得蒙恩相抬举，安敢推故？既蒙差遣，只得便去。小人也自来不曾到东京，就那里观看光景一遭。竟似对友生语，不似对上官语。相公，明日打点端正了便行。”知县大喜，赏了三杯。不在话下。

且说武松领下知县言语，出县门来。到得下处，取了些银两，叫了个土兵，却上街来买了一瓶酒并鱼肉果品之类，一径投紫石街来，直到武大家里。瞥然又来。武大恰好卖炊饼了回来，见武松在门前坐地，叫土兵去厨下安排。武大眼中如画。那妇人徐情不断，见武松把将酒食来，随手蹴出馀波，真是文情如毅。心中自想道：“莫不这厮思量我了，却又回来？那厮一定强不过我，且慢慢地相问他。”那妇人便上楼去重匀粉面，再整云鬓，换些艳色衣服穿了，来到门前，迎接武松。那妇人拜道：“叔叔，又饶数声叔叔。不知怎地错见了^[3]？好几日并不上门，教奴心里没理会处。每日叫你哥哥来县里寻叔叔陪话，归来只说道没寻处。今日且喜得叔叔家来。没事坏钱做甚么？”嫂嫂亦可谓糊涂桶、混沌醪糟矣。○辞令妙品。武松答道：“武二有句话，特来要和哥哥嫂嫂说知则个。”那妇人道：“既是如此，楼上去坐地。”

三个人来到楼上客位里，武松让哥嫂上首坐了。武松掇个杌子，横投坐了。【眉批】武

[1] 装幌子：出丑，丢脸。

[2] 咄咄：感叹声。表示感慨。

[3] 错见：误会。



二置酒又作一篇文字读。士兵搬将酒肉上楼来摆在桌子上。武松劝哥哥嫂嫂吃酒。那妇人只顾把眼来睃武松。糊涂桶，混沌魍魉。武松只顾吃酒。

酒至五巡，武松讨付劝杯^[1]，叫士兵筛了一杯酒，拿在手里，看着武大，道：“大哥在上，今日武二蒙知县相公差往东京干事，明日便要起程。多是两个月，少是四五十日便回。有句话特来和你说知，你从来为人懦弱，我不在家，恐怕被外人来欺负。兄弟二人，武大爱武二如子，武二又爱武大如子。武大自视如父，武二又自视如父。二人一片天性，便任此句话来，妙绝。假如你每日卖十扇笼炊饼，你从明日为始，只做五扇笼出去卖；每日迟出蚤归，只防蚤晨夜晚，又乌料裁衣之在清昼耶？不要和人吃酒；武大何处吃酒？乃武二已明知武大之必将有酒吃也，妙绝。归到家里，便下了帘子，帘子五。○亦带帘子，妙绝。蚤闭上门，省了多少是非口舌。君子不出恶声，只如此，妙绝。如若有人欺负你，不要和他争执，待我回来自和他理论。如子如父语。○数语照后，读之凜然。大哥依我时，满饮此杯。”武二神威。武大接了酒，道：“我兄弟见得是，我都依你说。”吃过了一杯酒。

武松再筛第二杯酒，对那妇人说道：“嫂嫂是个精细的人，不必用武松多说。妙人妙语。○可知武二不是不知人事者。我哥哥为人质朴，全靠嫂嫂做主看觑他。竟是托孤语，读之慷慨泪下。○读武二此语，忽叹昭烈“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之言，真猪狗之言也。常言道：‘表壮不如里壮。’嫂嫂把得家定，我哥哥烦恼做甚么？岂不闻古人言‘篱牢犬不入’？”语语写出武二神威。那妇人被武松说了这一篇，一点红从耳朵边起，紫涨了面皮；指着武大，便骂道：“你这个腌臢混沌！有甚么言语在外人处说来，欺负老娘！我是一个不戴头巾男子汉^[2]，叮叮当当响的婆娘！拳头上立得人，胳膊上走得马，人面上行得人！不是那等搠不出的鳖老婆！自从嫁了武大，真个蝼蚁也不敢入屋里来！有甚么篱笆不牢，犬儿钻得入来？你胡言乱语，一句句都要下落！丢下砖头瓦儿，一个个要着地！”辞令妙品。○淫妇有相，只看会说话者，即其人也。武松笑道：“若得嫂嫂这般做主，最好；只要心口相应，却不要‘心头不似口头’。恰与前言相照得好。既然如此，武二都记得嫂嫂说的话了，请饮过此杯。”武二神威，读者皆欲起立。那妇人推开酒盏，一直跑下楼来；走到半胡梯上，发话道：活画。“你既是聪明伶俐，却不道‘长嫂为母’？绝倒。我当初嫁武大时，曾不听得说有甚么阿叔！绝倒。那里走得来‘是亲不是亲，便要做乔家公’！绝倒。自是老娘晦气了，鸟撞着许多事！”语语绝倒。哭下楼去了。那妇人自妆许多奸伪张致^[3]。那武大、武松弟兄自再吃了几杯。武二自不必说，真乃难得武大。天下之人读至此句，莫不泪下。武松拜辞哥哥。武大道：“兄弟，去了？莫不文于武大也，今读其“兄弟去了”四字，何其烂熳淋漓！天文弥至也。我读之而声咽气尽，不覆能赞之矣。蚤蚤回

[1] 劝杯：酒杯名。专用于敬酒或劝酒，体积较大而制作精美。

[2] 不戴头巾男子汉：有男子气的女子。

[3] 张致：装模作样。

来，和你相见！”口里说，不觉眼中堕泪。真好武大。武松见武大眼中垂泪，便说道：“哥哥便不做得买卖也罢，只在家里坐地，又将前语一翻，务要极文之致。盘缠兄弟自送将来。”武大送武松下楼来。临出门，武松又道：“大哥，我的言语休要忘了。”极文之致。

武松带了土兵自回县前来收拾。次日蚤起来，拴束了包裹，来见知县。那知县已自先差下一辆车儿，把箱笼都装载车子上；点两个精壮土兵，县衙里拨两个心腹伴当，都分付了。那四个跟了武松就厅前拜辞了知县，拽扎起，提了朴刀，监押车子，一行五人离了阳谷县，取路望东京去了。

话分两头。只说武大郎自从武松说了去，整整的吃那婆娘骂了三四日。武大忍气吞声，由他自骂，心里只依着兄弟的言语，真个每日只做一半炊饼出去卖，未晚便归，一脚歇了担儿，便去除了帘子，帘子六。关上大门，却来家里坐地。那妇人看了这般，心内焦躁，指着武大脸上骂道：“混沌浊物，我倒不曾见日头在半天里，便把着丧门关了，也须吃别人道我家怎地禁鬼！听你那兄弟鸟嘴，也不怕别人笑耻！”武大道：“由他们笑说我家禁鬼。我的兄弟说的是好话，真好武大，我欲哭之。省了多少是非。”那妇人道：“呸！浊物！你是个男子汉，自不做主，却听别人调遣！”武大摇手道：“由他。我的兄弟是金子言语！”武大叫兄弟处，定带“我的”二字，妙绝。○金子言语，奇文未有。自武松去了十数日，武大每日只是晏出蚤归，归到家里便关了门。那妇人也和他闹了几场，向后闹惯了，不以为事。省。自此，这妇人约莫到武大归时先自去收了帘儿，关上大门。行文曲折逶迤而下。○帘子七。武大见了，自心里也喜，寻思道：“恁地时却好。”闲心闲笔。

又过了三二日，冬已将残，天色回阳微暖。固是春情，应在春日。当日武大将次归来。那妇人惯了，自先向门前来叉那帘子。帘子八。○“惯了”妙，写得并无痕迹。【眉批】又帘另作一篇文字读。也是合当有事，却好一个人从帘子边走过。便走得跷蹊。○帘子九。自古道：“没巧不成话。”这妇人正手里拿叉竿不牢，失手滑将倒去，不端不正，却好打在那人头巾上。此一滑，我极疑之。不然，岂前日雪天向火之日，亦失手伸将过去，不端不正，却好捏在叔叔肩胛上耶？那人立住了脚，意思要发作；回过脸来看时，却是一个妖娆的妇人，因缘生法，福倚祸伏，真有如此。先自酥了半边，那怒气直钻过“爪哇国”去了，变作笑吟吟的脸儿。一个如迎。这妇人见不相怪，便叉手深深地道个万福，一个似送。说道：“奴家一时失手。官人疼了？”一个轻怜。那人一头把手整头巾，一面把腰曲着地还礼，道：“不妨事。娘子闪了手？”一个痛惜。却被这间壁的王婆正在茶局子里水帘底下看见了^[1]，至此方入王千娘正传。笑道：王婆笑起来。○第一笑。“兀！谁教大官人打这屋檐边过？打得正好！”积世虔婆语，使读者肉飞眉舞。那人笑道：第二笑。“这是小人不是。一个低头。冲撞娘子，休怪。”那妇人也笑道：第三笑。“官人恕奴些个。”一个万福。【眉批】看他两个，一个如迎，一个似送，一个轻怜，一个痛惜，一个低头，一个万福，倒教我看

[1] 水帘：古代茶馆的标帜。用布缀于竿头，悬在店门上，招引茶客。也称望子。



书的羞得倒趔倒趔。那人又笑着，第四笑。大大地唱个肥喏，道：“小人不敢。”那一双眼睛只在这妇人身上，也回了七八遍头，画。自摇摇摆摆，踏着八字脚去了。不信去了。这妇人自收了帘子叉竿入去，帘子十。掩上大门，等武大归来。

你道那人姓甚名谁？那里居住？原来只是阳谷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就县前开着个生药铺^[1]。伏砒霜。从小也是一个奸诈的人，使得些好拳棒；伏踢武大、踢武二。近来暴发迹，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放刁把滥，说事过钱^[2]，排陷官吏。伏官吏通钱。因此，满县人都饶让他些个。伏何九忌怕。那人复姓西门，单讳一个庆字，排行第一，人都唤他做西门大郎。近来发迹有钱，人都称他做西门大官人。

不多时，只见那西门庆一转，蚤来了，绝倒。趺入王婆茶坊里来，【眉批】西门庆转趺又作一篇文字读。去里边水帘下坐了。王婆笑道：第五笑。“大官人，却才唱得好个大肥喏！”西门庆也笑道：第六笑。“干娘，你且来，我问你：间壁这个雌儿是谁的老小^[3]？”王婆道：“他是阎罗大王的妹子，五道将军的女儿。问他怎的？”西门庆道：“我和你说正话，休要取笑。”王婆道：“大官人怎么不认得，他老公便是每日在县前卖熟食的……”半句歇住，声口入妙。西门庆道：“莫非是卖枣糕徐三的老婆？”随手搦成，如词家之有红衲袄也。〇三。王婆摇手道：“不是。若是他的，正是一对儿。大官人再猜。”西门庆道：“可是银担子李二哥的老婆？”二。王婆摇头道：“不是！若是他的时也倒是一双。”西门庆道：“倒敢是花胳膊陆小乙的妻子？”一。王婆大笑道：第七笑。“不是！若他的时，也又是好一对儿！大官人再猜一猜。”西门庆道：“干娘，我其实猜不着。”王婆哈哈笑道：第八笑。“好教大官人得知了笑一声，他的盖老便是街上卖炊饼的武大郎^[4]。”西门庆跌脚笑道：第九笑。“莫不是人叫他三寸丁榷树皮的武大郎？”王婆道：“正是他。”西门庆听了，叫起苦来，说道：“好块羊肉，怎地落在狗口里！”王婆道：“便是这般苦事！自古道：‘骏马却驮痴汉走，巧妻常伴拙夫眠。’月下老偏生要是这般配合。”西门庆道：“王干娘，我少你多少茶钱？”无可扳话，无可那延，只得随口扯淡，活画出涎脸来，使读者绝倒。王婆道：“不多，由他，歇些时却算。”西门庆又道：“你儿子跟谁出去？”一发扯淡，活画涎脸。王婆道：“说不得。跟一个客人淮上去，至今不归，又不知死活。”西门庆道：“却不叫他跟我？”一发涎脸死人。王婆笑道：第十笑。〇笑得贼，明明笑其涎脸扯淡也。“若得大官人抬举他，十分之好。”西门庆道：“等他归来，却再计较。”淡死人，涎脸死人。再说了几句闲话，相谢起身去了。又去了。

约莫未及半个时辰，又趺将来王婆店门口帘边坐地，朝着武大门前。蚤又来了，绝倒。

[1] 生药：简单加工而未精制的药物。亦指天然药材。

[2] 过钱：代为他人收受贿赂而从中获利。

[3] 老小：妻子。

[4] 盖老：丈夫。